

千年

刘 华 蒋泽先 罗聪明
孙建平 黎润林 桂郁良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一遇

——2010 鹰潭军民抗击特大洪涝灾害全记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年一遇/刘华等著.—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2

ISBN 978-7-210-04733-9

I.①千… II.①刘… III.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17534号

千年一遇

刘华 蒋泽先 罗聪明等 著

责任编辑:谢晶 任江华

封面设计:同异文化传媒

出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发行:各地新华书店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三经路47号附1号

编辑部电话:0791-6898329

邮编:330006

E-mail: luck0928@163.com

2011年2月第1版 2011年2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16

印张:13.25

字数:210千字

ISBN 978-7-210-04733-9

赣版权登字—01—2011—25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定价:46元

承印厂:江西华奥印务有限公司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山长在这里,缠绵相依,藏龙卧虎,争春竞秀,竟是千种风情;水流经这里,留连徘徊,轻浪拍岸,澄江照人,如此万般缱绻……

娇媚的山,召唤着矫健的雄鹰;深情的水,汇集成深邃的碧潭。

“涟漪兴其中,雄鹰翔其上。”鹰潭的山和水,共同养育了一个美丽的传说,养育了这个理想高扬而激情澎湃的地名。

鹰潭,这个名字是写实的,也是浪漫的。

三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五百多平方公里的画卷。撩开梦一般的云岚,便是群峰耸翠,青山叠彩;吹去纱一般的雾霭,但见沃野锦绣,绿水弯环。

清新的山水,清新的空气。亭亭如盖的古樟,满树白鹭;蓊蓊郁郁的灌木,遍藏翠鸟。在穿境而过、注入鄱阳湖的信江上,想必渔人收起网来,半是鱼鳍半是羽翼。

和谐的自然,和美的环境。在这里,就连石头也是有温度的,峰峦也是有表情的。红石的山冈,仿佛纯朴的少女怀想着甜蜜的心事,羞红了双颊;鬼斧神工的丹霞地貌,造就了一片片婀娜多姿的奇峰,仿佛迎宾的仪仗队,英姿飒爽,春风满面。坐落在鹰潭市郊的龙虎山,已成为江西唯一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和世界自然遗产的“双冠”景区。

属于鹰的奋飞的翅膀,把碧水丹山和蓝天白云连在一起,把山水情致和人文精神连在一起。

鹰潭,这个名字是深厚的,也是宽广的。

厚土之中,埋藏着千古的秘密;地表之上,生长着千古的传奇——

三千四百年前,这里曾建有江南最早最大的古陶瓷生产基地和销售码头;二千六百年前,古越人用他们灵巧的双手,制作了我国最古老的纺织器具、最早的十三弦古筝。在临水的悬崖上,密布的岩洞,密布着春秋战国时期古越人的崖墓。中华古代文化的不解之谜,击活了对浩瀚时空和人类智慧的无穷想象!一千九百年前,道家师祖张道陵在龙虎相依的风水宝地上炼丹修道,降妖捉怪,其创立的道教正一派传衍二十个世纪。龙虎山,赫然耸立在中国古典名著《水浒传》的开篇第一回,成为蜚声四海的道教名山。

丰富的传统文化积淀,赋予这座城市以深沉的情感和优雅的风度;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捷的交通条件,又使这座城市获得了宽阔胸怀和远大目光。

“东连江浙,南控瓯闽,扼鄱湖之咽喉,阻信江之门户。”史书上的概述,非常形象地记录着它龙盘虎踞的鲜活状,六省通衢的地理优势,注定了它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就是商贾云集的口岸。而今日的鹰潭,作为我国江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则被形象地称为“火车拉来的城市”。沪昆、鹰厦、皖赣三条铁路干线在这里交会,鹰东编组站是江南两个最大的编组站之一。与之相辅相成的,是由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构筑而成的纵横交错的公路交通网。

在这里停泊,凤栖梧桐,水暖春江;从这里出发,大道通衢,一日千里。

难怪,三次驻足鹰潭的伟人邓小平,情不自禁地赞叹:鹰潭是个好口子!

这是一个理想高扬而激情澎湃的地名,这是一座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快速崛起的城市。

版图面积虽小,然而风华正茂的鹰潭满怀科学发展的大气魄,正在尽情挥洒着超常发展的大手笔。鹰潭市委、市政府围绕江西省委书记苏荣提出的“打造独具鹰潭特色经济‘小巨人’”的目标,本着“扬优成势,以特取胜”的发展理念,提出“以发展凝聚人心,以改革拓展空间,以正风气形成合力,以加强组织建设强化保障”的总体要求,形成了以推进“大铜业,大物流,大旅游,大框架城市和新农

村建设”为主要内容的“四大一新”发展战略构想。

这是一幅壮阔的发展蓝图。不久的将来，鹰潭将成为集全国最大、世界一流铜冶炼基地，铜废旧原材料再生利用基地，铜产品加工基地和铜产业物流中心为一体的世界铜都；成为承东启西、通达江海、公路铁路衔接的全国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成为集观光、休闲、度假、养生为一体的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成为主动对接和融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以信江新区为头，以龙虎山为尾，以贵溪、余江为翼，以城际快速通道为纽带的“抬头、亮尾、展翅、高飞”的四区合一的生态宜居城市，鹰潭的新农村建设将全面实现中央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目标。

这是一派生机勃勃的现实。近年来的鹰潭，以大开放为主战略，以招商引资为抓手，以推进重大项目为切入点，强化发展举措，提升发展实效，全市经济社会呈现超常发展的好势头、好局面、好氛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多，农民人均纯收入不断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不断增长，为新农村建设的高标准、高水平、高质量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然而，鹰潭人民知道，要全面实现这一发展战略并不容易，一定有许多困难等着他们去克服，一定有无数难题等着他们去破解。他们必须经受各种考验，不仅要经受意料之中的、常态的考验，而且要经受意想不到的、非常态的考验。

2010年的夏天和往年的夏天一样如期而至。

2010年的夏天和往年的夏天有所不同的是，这是虎年的夏天。20世纪的最后一年是1998年。1998年的夏天，从长江流域到松花江畔，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带来的灾难的考验，全国军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夺得了抗洪救灾的全面胜利，用热血、智慧和汗水凝聚起伟大的抗洪精神。难道，2010年的夏天，洪水又要出现，军民又要经受一场考验吗？

果不其然，2010年的夏天，非同往年的夏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比1998年的夏天更为严峻。

鹰潭经历了一场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涝灾害。百年，是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在没有记录的时间长河里，它是一个漂浮物，朦朦胧胧，隐隐约约，指向遥远。

遥远究竟有多远？这该去向民间打听。泸溪河是龙虎山的母亲河，两岸的奇峰异石、茂林修竹犹如仙境一般。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揭傒斯在《云锦溪棹歌》中

赞道：“绕过浮石是蓝溪，溪上青山高复低。”那浮石在著名的无蚊村前，千百年来，趴在河面上从未被淹没，总显得水落石出，从来是水涨石高，傲岸而超拔，因而得名。然而，在2010年夏天，汹涌而至的洪水居然完全把浮石吞没了，居然把千古的神奇改写了。

要知道，这个无蚊村名叫许家村，许家族谱标榜，他们是东晋净明派著名道士许逊的后裔呢。许逊是谁？乃仗剑布阵、擒斩孽蛟、法力无边的许真君是也。许真君是在江西民间影响最为广泛的水神，他的神迹不仅遍布江西全省各地，在南方多省甚至外国也有关于他的传说。2010年夏天的山洪，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遥远究竟有多远？这该去向天师府打听。坐落在龙虎山上清镇的天师府，正是一位千岁老人。

据《天师府志》记载，天师府自公元905年修建以来，从未进过水。然而，在2010年夏天，天师府内洪水深达一米五。

有关史料则证明，南宋末、元朝时及明正德年间，龙虎山也曾发生过大的洪灾，而洪水淹没的只是古镇关门口、长庆坊一带；解放后，1953年、1976年、1998年均发生过特大水灾，但最高水位也只淹到天师府头门的石麒麟脚边。

所以，在2010年夏天，当洪水退去后，上清人望着那麒麟脚，自是好一番感叹。

这真是千年一遇的特大洪涝灾害啊！

进入6月上中旬，洪涝灾害一次次侵袭江西。灾区人民的安危，牵动着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心，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接到江西省委书记苏荣的电话情况汇报后，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大力协同，科学应对，受洪水威胁地区要加强雨情、水情预报，重视巡堤查险，特别要关注流域性洪水、水库和堤防安全，防范洪水和地质灾害，逐级落实抢险和救灾责任，及时转移受威胁的群众，妥善安置好灾区群众生活，努力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在灾区人民生命财产面临巨大威胁和困难的关键时刻，温家宝总理亲赴江西受灾第一线，指导防汛抗洪救灾工作，送来了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省委、省政府第一时间作出决策，第一时间派员赶赴现

场,第一时间送上慰问和关怀……在与洪魔斗争的日日夜夜,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等省领导始终与江西受灾地区干部群众在一起,与鹰潭灾区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共同抵御风险,共同抗击灾害。

6、7月间,前来鹰潭指导指挥抗洪抢险救灾的省领导还有:王宪魁、陈达恒、凌成兴、赵智勇、熊盛文、史文清、谢茹、胡幼桃及省军区司令员郑水成。傅克诚、尚勇、刘上洋、舒晓琴、莫建成、蒋如铭、魏小琴、孙刚、王林森等省领导,对鹰潭的抗洪抢险救灾工作给予及时指导和全力帮助。副省长洪礼和受省委、省政府委派坐镇指挥,包片负责。省武警总队领导和驻鹰部队领导始终与官兵一道战斗在抗洪抢险最前线。这一切,极大增强了全市干部群众战胜洪涝灾害的斗志和信心。

鹰潭市委、市政府把抗洪抢险作为压倒一切的工作来抓,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作为最大的天职,准备早、预案实,积极应对,严密部署,在思想、组织和物资上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市四套班子成员都把主要精力放到抗洪抢险工作上来,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深入一线,靠前指挥。整个抗洪抢险工作快而不慌、忙而不乱、有条不紊地开展。市委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及时下发了《关于在抗洪抢险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通知》,要求全市各级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把抗洪抢险救灾工作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主战场,全市各级党组织组织4万余名共产党员,成立了1586个党员先锋队、突击队、应急队,把抗洪抢险作为创先争优活动的最大实践,战斗在抗洪抢险第一线,冲锋在抗洪抢险斗争的最前面。各级基层党组织成为洪水中的战斗堡垒,广大党员干部成为老百姓的主心骨。在惊心动魄的抗洪抢险斗争中,村民事务理事会也充分展示出独特魅力,当洪水切断了一些乡镇、村庄与外界的联系时,鹰潭各地乡自为战、村自为战,迅速展开抢险自救,转移受困群众,把灾害损失降到了最低程度。

6月21日,深入一线指导抗洪抢险的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动情地说:“鹰潭汛情重、雨量大,历史上从未有过,能做到无一人死亡,创造了奇迹。”

这是在洪魔的血盆大口之下成功转移受灾群众23.67万人,而无一人死亡、无一座水库溃坝、无重点圩堤决口的奇迹!

这是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是一曲将永远激荡在鹰潭大地之上、鹰潭人民心灵之中的动人乐章!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洪魔肆虐	1
第二章 中流砥柱	25
第三章 同舟共济	61
第四章 孤岛堡垒	85
第五章 理事风采	117
第六章 遍地英雄	143
第七章 灾后创建	171
尾 声	197

第一章

洪魔肆虐

鹰潭是水边之城。鹰潭的地名,包括贵溪、余江、月湖,地名字都带着三点水,是信江、泸溪河、白塔河养育了百万鹰潭人民。

然而,2010年6月的江河,变成了来势汹汹、狂放无羁的蛟龙。鹰潭遭受的特大洪涝灾害,重点是在信江的支流白塔河流域。白塔河流域所涵盖的福建省光泽县、江西省的资溪县、金溪县、贵溪市、龙虎山景区、余江县,正是6月16日至20日集中性强降雨的区域。

鹰潭市气象部门通报:2010年6月16日20时至6月25日20时,鹰潭市总降水量达612.7毫米,而历年同期平均雨量为144.0毫米,比历年平均多326%,历史排名第一。特别是6月19日凌晨2时至20日凌晨2时,24小时降雨量超过200毫米,属特大暴雨。

6月16日20时至20日14时,鹰潭市平均降雨量401毫米(余江县达528.8毫米),其中6月19日凌晨2时至20日凌晨2时余江县24小时降雨量363.9毫米,均超历史极值,降雨强度之大、时间之集中、区域之集中均为历史罕见。

巨大暴雨短时间内集中降在落差很大的白塔河流域,势必形成巨大的山洪暴发。6月19日下午,龙虎山景区泸溪河上游的圳上水文站,监测到的洪峰水位竟是80.88米!用超历史记录的语言是不足以表达它的罕见的,因为我们记录下

的历史是有限的。洪峰在群山之间一路咆哮，一路撒野，那不就是下山的猛虎吗？

难怪，在地处贵南山区、位于泸溪河中游的耳口乡，连一座依山而建、坐落在半山腰的古村落也被淹了。

洪魔来势汹汹

大水是2010年6月19日下午6时左右涌进龙虎山下天师府的。

雨已下了三天三夜，天师府门前的泸溪河涨水了。居住在上清镇天师府门前的几位古稀老人，都有着三天三夜暴雨的记忆。老人们没有感受到涨水的威胁与恐惧，心情十分平静。立在门口，不时地探望奔腾北去的河水，河水浑浊，黄如泥浆，那是山上大量泥沙顺流而下所致。老人们在想，一堆堆泥沙与卵石冲积在岸边的农田里，水退之后，清除那些沙石又该耗费好些时日了。这天上午，尽管泸溪河波涛汹涌，却一点也看不出要闯进天师府的迹象。

出天师府大门，过小街是竹筏码头。码埠有三十级台阶，第三十级台阶离府门约五十余米，斜坡，渐近渐高。门口地上铺有八卦图，两侧是端坐着的石麒麟。爷爷的爷爷告诉过这些老人，天师府是进不了水的，也是进不得水的。

一千九百二十多年前，天师张陵选中了这块宝地。碧水丹山，奇峰异石，景致迷人，环境幽雅，风水人脉都好，是结庐炼丹的绝妙之地。这山，当年叫云锦山。

爷爷的爷爷们都是这样告诉下一代的：祖天师爷炼好“九天神丹”那一刻，龙呈虎现，虎跃龙腾，龙吟虎啸，云锦山就易名龙虎山了。

九十岁（有说一百零九岁）高龄的祖天师爷张陵闻蜀有疫，决定携药出山，赴川救百姓于水火，后留在青城山（有说鹤鸣山），创建天师道（当时亦叫“五斗米”道）。祖天师得道成仙后就叫张道陵了。祖天师爷与龙虎山一别，竟是二百年。到第四代天师张盛才重返祖坛，开坊受箓，道教真正在龙虎山扎下了千年根。

到了宋朝，宋徽宗自封“教主道君皇帝”，赐建了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府第，地点在上清镇关门口上。中国的“北孔南张”世家格局就此形成了。孔府、天师府日渐声名远扬。

天师府面山望河，留在天师府张家六十多代人的记忆里，这河水再涨，涨得再大、再猛，也是越不过天师府大门槛的。

“水不进天师府”不是传说，是张家祖辈眼见的真实。沿泸溪河边居住生活

的几十代农民也见证并认定了这个真实。面对泸溪河的奔腾咆哮,每户农家都心静如水,即使进入最高级的“备战”状态,也只是把一楼的行李细软堆在桌上。村长再三强调这几天小心,有山洪暴发,村民也不过是在桌子四脚下加垫两块砖。他们坚信,这样“备战”足以应对“百年未遇”,天师府就在身边护佑着他们。

龙虎山镇孔家村是泸溪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子,住有村民四百二十人。村委会委员孔任旺正在水库巡查险情,村长来电话,要他立即回村通知村民向高处转移,一小时后,洪峰就到。

接电话的时间是2010年6月19日下午4点左右,孔任旺骑摩托车回村是4点半刚过,转移工作紧张有序,难度大的是劝说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离家,他们都不相信水会进村,更不相信水会进屋。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反而指责孔任旺脑袋里灌了水,糊涂!孔任旺只当笑话,强迫老人离家,老人急了,愠恼地说:“祖宗几十代躲水都没出过家门。就不信水会把我冲走。哪儿也不去,我死也要死在家里!”

5点钟,浑浊的河水上岸了,快速地向平坦低洼地区推进。二十分钟后,水进屋了。

水到底要漫多远?涨多高?持续多久?面对莽莽的武夷山,望着日夜不停的暴雨,水利专家、有经验的老农,都无法预测。唯一的出路是转移,向高处迅速转移。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天师府管委会主任汪兴海、副主任汪小兴和办公室主任鲁国平正在河边查看水情,同时,他们办了三件事:通知所有道职人员于4点30分前回家处理家中防洪事务,不能关机,随时待命到府里参加抗洪救灾;打开前门角门,方便住在低处的百姓向天师府内转移财产;叮嘱王延峰负责查看并要认定府内无游客、香客。

王延峰道长是哈尔滨人,三十三岁,笃信道教,几年前远离家乡来到龙虎山拜师学道。他多次听说,百余年来水是从来不进天师府的。

2005年10月是天师府建府900周年庆典的日子,来自世界各地的正一派弟子一千五百余人,面对龙虎山,面对泸溪河谈笑风生,从历史、从地势、从风水,论证了水进不了天师府的缘由,人人都相信府前那对石雕麒麟,作用神奇。麒麟象征吉祥,更有伏水降妖之能。山水天师府,顺天藏洪福。1998年那场大洪水,泸溪

河不就是仅仅从门槛下顺墙脚而过么？今年洪水再大，也不会大过 1998 年吧？

王延峰道长巡视头门。门两边圆柱上是一副对联，为明朝尚书董其昌所书。黑底金字：麒麟殿上神仙客，龙虎山中宰相家。脚下是头门前的八卦图。王延峰望着前方的水，脑子里浮现起电视剧《西游记》里一个特技镜头，孙悟空去见东海龙王，海浪向两侧分开，显出一条笔直的旱路……

此时正相反，浑黄的河水已升到台阶上，一字横开，越过古镇小街，带着呼啸，翻着灰白色的浪花，逆坡而上，浪花后面好像有千万双手在推动。这是下午 6 点钟，雨下得正急，天色暗得很快，瞬间八卦图被淹，一排排浊浪扑向头门。从小街上传来了孩子的哭声和老人的叫声，村民们真正进入了“躲水”状态。

王延峰一直相信水不过门槛的传世之说。他在头门口蹲了下来，想看看 1998 年大水是从哪个平面上退走的。他默默祈福，山洪啊，碰上了头门的台阶就掉头吧！

三位主任来到门口，见几辆百姓的摩托车被淹，便叫住王延峰，一起把车抬上了头门台阶，看来他们也是心存此愿：水是不会进门槛的。然而，浊浪的脚步没有停止，不停地冲击着门槛。这是唯一可以阻挡洪水进天师府的物障了，四人把摩托车再次转移到二门。

浊浪跟踪追击，拍门声越来越响，越来越急，浊浪向上爬，往前涌，《新闻联播》开播前几分钟，水漫过了门槛，呼啦啦向四周扩展，犹如千万个虾兵蟹将，咆哮着，奔腾着，涌进天师府。

汪兴海在第一时间向道协主任应荣茂汇报，同时，通知全体道职人员火速回天师府救灾，又拨通了天师府主持张金涛电话。此时此刻，张主持和江西省道协两位副会长正在去北京参加会议的火车上。

水遇隙而入，水顺势而下。通往天师府的路已成了泸溪河的支流，水覆盖了庄稼，冲进了农舍。寄托外援，已成奢想，只有各自为战。汪主任叫王延峰乘此时水势不大，冲出去，抢购手电、矿泉水和食品。王延峰打开后门，唰的一声，他险被冲倒，幸亏他牢牢抓住门框才未跌入水中。后门路上水深过腰，湍急的水流让人难以迈步，王延峰没见过这样大的水，又不会游泳，只好退回。

四人都没吃晚饭，想到经书、法器和许多传世和珍贵文物与藏品，他们顾不了饥饿，分头抢救搬运。生命是第一重要的，当水深平胸时，大家循原路返回到了

寸心阁。夜色渐深,停电无照明,王延峰爬上二楼找来一捆蜡烛。

微弱的烛光迅即散开,似乎带来了温暖与平安。谁也没言语,只有淅沥的雨声和浊浪在楼下敲打,攀高的拍打声,夜深人静时显得特别刺耳惊心。

这夜真的很累,很累,蚊子叮在身上都无力伸出手去拍打;这夜真的很冷,很冷,披上道袍都觉得有点打哆嗦;这夜雨真的很大,很大,头顶上像水库开闸放水一样;这夜真的好长,好长,夜色苍茫不知边际。烛焰在风中摇曳,烛光忽明忽暗,人类在大自然怀抱里是不是像这风中的烛焰一样渺小呢?

这夜,王延峰浑身酸痛,咽干发热。他病了。他在想,天师府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景色怡人的天师府怎么一夜间就成了泽国水乡?洞天福地的天师府在这大雨滂沱之夜怎么也会让人感到阴森恐怖?

明天的天师府会怎么样呢?

明天,并不遥远。三十六小时后浑浊的河水渐渐变浅,四十八小时后天师府庭院里一片淤泥,行走其中,如步入沼泽地。

张金涛主持和两位道协副会长双脚一踏上京城后,不解行李不卸装,向大会报到后直奔机场,飞向南昌,连夜回到了天师府。

墙裂了,路毁了,地面塌陷了。法物、法器不知冲向何处,经箓、金箔符已被水浸毁。电缆水管冲断了,水井水泵淹埋了,电器全报废了,六辆汽车变成了一堆废铁。昨天还在水上漂浮的跪垫、供桌、长明灯,都陷入淤泥中。淤泥中不时显露出死鸡死猫,晾晒在阳光下的科书经箓、字画条幅散发出刺鼻的臭味。院内二十多株要成材的樟树已被冲倒,唯有那布成北斗七星阵的樟树依然青翠挺立。

张金涛主持无语,脱下道袍,挽起衣袖,举铲清泥。一筐筐,一车车,淤泥从他们的脚下被铲走。

站在依然青翠的老樟树下,汗流满面的张金涛主持丢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们要重建家园!

降雨强度大,时间集中,区域集中,导致了山洪暴发,江河水位迅速暴涨。6月21日上午10时,江河最高水位为:信江贵溪站36.68米,超警戒水位2.68米;鹰潭站33.18米,超警戒水位3.18米;白塔河耙石站35.23米,均超警戒水位4.23米,超历史水位。与此同时,鹰潭全市10座中型水库中有塘湾、白庙、太平畈、锦

北等4座水库超汛限水位,347座小型水库有270座水库开始溢洪,杨溪大坊水库、山塘水库、大山塘水库、春涛杨家水库、五湖水库先后出现险情。而且,江河水库高水位持续时间长:信江贵溪河段6月17日19时就超警戒水位,鹰潭河段在6月19日9时超警戒水位,居高不下,其中鹰潭站水位超32米的水位维持47个多小时,圩堤库坝长时间在高水位中浸泡,导致圩堤漫顶决口71处。

鹰潭市委书记杨宪萍身临其境,见证了山洪暴发来势汹汹的情景。他说:“6月19日晚6时,我电话向陈达恒副省长紧急求援时,全市只有余江县一个乡镇八千多人被洪水围困;到晚9时,全市已经有五个乡镇约六万人被洪水围困;晚10时左右,余江县城进水;6月20日凌晨2时左右,我到县城内地势相对较高的余江县防汛指挥部时,地面已有近一尺的积水,待一个多小时后我出来时,洪水已经涨到两尺来深。这时,全市已有十五个乡镇被洪水围困,整个余江县城一片汪洋,洪水把集镇和村庄切割成一个个孤岛。”

其时,素有林妹妹之称的歌手马蕊来余江演出,她在新浪博客中写下一篇博文,题目就叫:《遭遇余江洪水》——

6月19日前往江西余江参加演出,当天下午到达余江时就一直在下大雨,水已经到脚踝处,只有SUV的车才能开进市区了,我还在想估计雨停了这点水就会退的。可是到了晚上雨一直没停,但是演出继续,因为路被水淹了所以很多观众都来不了,即使如此现场还是来了一半的观众,觉得很感动,天气跟路况不好的情况下还是来支持我!演出很顺利!结束后回到酒店本来打算当晚就开车回南昌的,可是雨一直没有停,都说路上不安全还是住一晚吧,索性就留下来了,可是到晚上12点多就全县断电了,因为不能上网也就只好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往窗外一看,我都傻眼了,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洪水,很幸运我们住在酒店的七楼,所以洪水来了根本没感觉,看到对面的楼一楼都没了,只有二楼的阳台了。路上的车子也只剩一点顶了,原来是强降雨导致余江县城内白塔河河水漫过堤岸,县城与外界连通的四条道路全部被洪水淹没。街道上积水已经高达一米多,我们开来的车子全部淹没,演出场地的设备也浸泡在雨水中,余江一片汪洋。我出去问了下困在酒店的其他人,大家说要好几天水才能退掉,我就想这下完了被困在这了,又没电,很怕手机没电自动关机,赶紧跟朋友说

了情况让大家不要担心。到了中午我还担心会不会没有吃的啊。酒店的四楼餐厅做了粥给大家吃,一个大盆,每人过去盛一碗,有点难民的感觉,下午2点主办方调来铲车接我们,算是有惊无险,看着路上汪洋一片,也只能祈祷余江能够早日脱险。被送出余江然后开车将我们送到南昌,路上很多地方塌方,很难走,距离南昌才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走了差不多五个小时。

——摘自新浪马蕊的博客

没有必要寻找更多的资料来证明这次洪水的突发性。在四小时内余江县成了水城,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而在这一天下午,当发自上游的特大洪峰,伴随着隆隆的电闪雷鸣,以排山倒海之势,沿着泸溪河浩浩荡荡奔袭而来的时候,上清古镇上的居民都不太在意呢。洪水在一瞬间漫入民居,慌乱居民惊恐地在水中挣扎,大量来不及转移的饭桌、凳椅、零星家具被洪水席卷而去,还有为数不少的牲畜在洪流中挣扎着死去。到了傍晚时分,不但不见洪水退去,反而越涨越高,一尺、二尺、三尺……放眼望去,巍巍应天山下,洪水演绎成一片汪洋泽国……

也许,天师府内一棵棵遮天蔽日的古樟,从此将心有余悸地述说:这是龙虎山自有史料记载以来从未有过的洪灾,也是嗣汉天师府建府九百余年来最为惨烈的悲剧。

2010年的6月,好像天门开闸,天崩地漏,无情的洪魔吞没了整个上清镇,淹没了整个天师府。

孔家村的四百多村民,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留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孩子和妇女。尽管村干部吹着哨子,动员群众往高处撤离,仍有一些村民不愿走,他们说年年叫涨大水,也没怎么样,不必紧张。一些老人则舍不得家里的破铜烂铁。

泛滥的洪水,夹带着泥沙、枯树、山石涌进村里,转眼间,村里的水位就涨到了一米五六高!那些不愿意转移的村民和老人,从没见过这么汹涌的洪水,吓得不停地叫救命。

撑着三条渔船救走全部被困群众的村民理事,回想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心有余悸地说,到了半夜时分,村里的洪水已经有两米多高了,村里一些人家把冰箱放在桌子上,也被洪水淹坏了,一位九十九岁的老寿星说:“别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水,就是我爷老子活着时,也没听他说过村里有过这么大的洪水。”

在贵溪市的耳口乡,山洪把上游资溪县的一条大铁船冲了下来,沉重的铁船竟如一片落叶,在滔滔恶浪中飘荡着,翻覆着,一直冲到耳口派出所门口,才被搁住。洪水退后,耳口集镇前的泸溪河中,停着一辆红色小轿车,外壳撞得百孔千疮,可能也是从资溪冲下来的吧。

泸溪河从上清镇前流过,北岸为上清街,南岸为桂洲村。这个桂洲村,是明朝首辅(相当于宰相)夏言的故里。村东头,有一道建成四百六十多年的“夏公堤”。数百年来,它曾抵挡住了无数次洪峰,然而,在这场特大洪灾中,因为年久失修,因为洪水太猛,它被冲垮了。

据说,以前上清街道在桂洲村,河水是从桂洲村前南山脚下流过,至今泸溪故道依存。溜光铮亮的鹅卵石路在桂洲村处处可见,自村东至村西一条长约二里的鹅卵石路是以前的主要通道,现在已经铺成了宽阔的水泥路。泸溪河改道后,桂洲村房屋依水一线,再并排向前扩展。沿河桤树一排,那是夏天农民系牛的好地方。村东村西古樟苍翠,好似进出村里的绿色之门,一派江南水乡风光。

夏言(1482—1548年),字公谨,号桂州,明武宗正德十二年(1518年)中进士。世宗(嘉靖)即位后,夏言屡次上疏改革弊政,裁减冗员,严惩贪官,加上夏言善诗文,故深得嘉靖帝信任,世宗赐给他“博学才优”银章一枚,官至太子太傅,兼武英殿大学士、光禄大夫、上柱国、首辅。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因奸臣严嵩陷害,夏言被削职回乡,押到河北通州惨遭杀害,时年六十七岁。

二十年后,夏言家人上书申冤,才得以昭雪。后人为了纪念夏言,把他与严嵩斗争的故事编成杂剧《鸣凤记》上演,扬善惩恶。

夏言在文学上有一定的成就,著有《桂洲集》《鸥园新曲》《桂洲近体乐府》。他的诗文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反映农民劳作的艰辛。“南村北村竞栽禾,新妇小姑兼阿婆。青裙束腰白裹首,手掷新秧如掷梭。”反映的便是农忙季节田间劳作的场面,由此,令人联想到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长安多少闺中人,十指不动金满身。”

夏言死后,葬于何处,众说纷纭,有讲铅山的,有讲上饶的,有讲桂洲的。但桂洲村头古樟下,至今仍有一石龟,龟趺上立一石碑,记载其父夏鼎之事。据说以前